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主 编 刘耿生
副主编 梁继红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主 编 刘耿生
副主编 梁继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文献编纂学/刘耿生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8169-4

- I. 档…
- II. 刘…
- III. ①档案收集-教材②档案整理-教材③档案编目-教材
- IV. G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723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主 编 刘耿生
副主编 梁继红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七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开本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 张	29.25	印 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35 00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整个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全部环节及其编纂成品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用编纂的方法，将档案文件“集腋成裘”，公布出版，以利档案信息理论的社会传播。本学科还通过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分析档案文献的价值与编纂公布的意义，介绍编纂的原则和方法，阐述中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及规律等内容。

为了适应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全国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教学之需，我们特编写本教材。它以我国当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为指导，向学生及档案工作者强调，在从事档案文献编纂事业时，必须树立并强化档案信息资源人类共享的意识，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档案文献出版物，这是开设本课程及撰写本教材的根本目的。

档案是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及思维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历史记录，由于它不是人们事后有感而发的创作，从理论上讲，其内容比较真实，“誉者不过其实，抑者不损其真”，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在各种文献中居于首位，加之档案信息不存在知识老化，因此，当某人或某事在不同的文献中记载各异时，多以档案原件记载为准，是谓“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

以史为戒，鉴往知来。古往今来，人类任何自觉的言论行动，以及一切努力奋斗，无一不是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衡量现实行动的准绳。人们只能从档案的记载中去钩沉索引，稽古探微，洞悉历史的真实面貌。

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档案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精神因素，人们逐渐懂得求得真实可靠的档案，是认识自身历史不可超越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科学。为了使自己的科研成就“俯仰无愧，锦鸡自雄”，就必须依靠档案。档案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档案的客观状况同广大读者对它的利用要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对档案的阅读和利用，尤其影响了人们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主要表现为：我国各级档案部门保存的档案，数量浩大、保存分散，同人们要求的专题性、集中性之间的矛盾；档案内容丰富芜杂、形式多样，同人们要求的系统性、科学性之间的矛盾；档案多为孤本，一旦毁灭，不可再生，“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其副本的有限性，同社会利用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等等。

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很多，最行之有效、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是开展档案的编纂与公布，使档案原件记载的信息内容成为档案文献出版物，因此，人们在几千年前就萌发了对档案原件中的信息内容加以编纂公布的意识和实践，并由此产生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最光辉灿烂的成果之一。

各级档案部门传统的基础工作，是对档案“实体的次序性整理”，亦称为对档案的“第一次整理”，档案文献编纂则是对档案“信息内容的整理”，即对档案的“第二次整理”，使编纂公布的档案信息内容有序化、社会化，可以由以前档案部门“你来我调”的被动式服务转变为主动式服务，即将档案原件的信息内容编纂成各种形式的档案文献出版物，使档案信息增值，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广大读者不用到档案部门查阅档案原件，即可以获得某一专题系统的、完整的和科学的档案信息内容，免去读者因查阅档案原件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诸多不便，这是使档案工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重要途径，因而，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档案工作的高级阶段。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具有浓厚的研究性的学术活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绝不是将一些档案内容进行简单的拼凑，也不是将几个互不相干的工作内容强行拉扯到一起，而是以编者的智力劳动作用于整个编纂过程的学术活动，实质上是编者知识与档案信息内容相结合的一种物化劳动，体现了人和档案信息的关系。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既不同于其他学术研究的著书立说，也不仅仅是一种资料性的工作，编者要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力，慧眼识档，正确分析、提炼档案信息的史料价值，准确判定档案的真伪正误，既要使得编纂公布的档案信息

是档案原件记载内容的等同物，又要使其编纂成品成为一种高水平的特殊学术著作。

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一门学科，可见之史虽短，可溯之源甚长。中国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以先秦为开宗立范之始，可以追溯到孔子编纂“六经”，甚至有可能更早，历代先贤们也论述过不少相关理论，皆是中国档案事业的珍贵文化遗产，古往今来卷帙浩繁的档案文献编纂出版物，是学术价值极高的科研成果，亦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已经成为古今中外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传统。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档案文献编纂学始终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中，历经诸位老师的不懈努力，穷经皓首毕生，孤灯寒夜相伴，终于使本课程日臻成熟和完善。现在它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之一，并于2003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精品课程”、2004年获得“北京市高校精品课”等荣誉称号。

历史进入以信息化为特征的21世纪，中国档案事业正经历着由上个世纪各级档案部门以档案实体管理为主，转入到以档案信息管理和档案信息服务为主的重大变革，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事业自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在新形势下重新编写本教材，必然要与时俱进，作一些改动。

首先，删去了“档案文献考订”的内容。它原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在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编者如果对伪误档案毫无觉察，将其草率编纂公布；或编者虽有觉察，却疏于考证，未加说明，很容易使读者信以为真，其后果不堪设想。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放历史档案后，一些伪误档案混入真实档案中，产生了恶劣影响，在吴宝康教授倡议下，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首开“档案鉴别学”课程，并有相关论著，在档案文献编纂学课程中亦删去“档案文献考订”部分，因而本教材删去此章节。

其次，在“盛世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影响下，我国已将编纂视野扩展到回忆录、谱牒和地方志，这是档案文献编纂事业新的研究领域，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可喜成就，亦成为本教材的新内容之一。回忆录、谱牒和地方志等手稿是珍贵的档案原件，将其编纂公布是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最高形式，属于编史修志范畴。

在我国学术史上，治档与治史二者历来密不可分。先秦文、献不分，两汉经、史不分，古代的档案与史书混为一体，唐代学者刘知几从理论上将档案从史书中区分出来，从而确立了档案的独立地位。此后，我国逐渐形成前朝治档，后朝治史；前人治档，后人治史；前半生治档，后半生治史的优良传统。

我国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回忆录、谱牒、地方志等档案促进了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名人有传的学术盛况。编史修志中的修史和立传属于历史学，本教材存而不论。回忆录、地方志和谱牒，则是兼有档案和史著性质的档案文献。它们对于科学研究、发展经济、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意义巨大。但是，人们以前对它们缺乏认识，甚至存在误解，今后它们将成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事业中的重要内容。

再次，本教材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增加了“信息技术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影响”的内容。有关章节阐述了信息技术对传统档案文献编纂模式的变革，介绍了利用计算机和互网络辅助选题、对档案编纂资料进行远程检索、采用自动化的技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加工处理以及借助档案编纂管理信息系统对编纂流程实施控制的一系列方法。

本教材还探讨了未来档案文献编纂信息的主流载体形式，对数字化的档案汇编——计算机专题数据库的特点和功能优势进行了分析，并对档案编纂信息的新型组织方式——多媒体数据库进行了研究，认为多媒体数据库是档案编纂成果堪称完美的表现形式。

此外，本教材的再一个重大创新，是加入了“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课”的内容。档案文献编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属于方法论范畴的学科，对于没有从事过档案文献编纂实践的学生来说，只有通过模拟教学实验课的实际操作，才能更好地领会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内容。

档案文献编纂学课程中的实验课，于1983年建成并开课，历届任课教师对其不断完善和充实，现在它已经成为本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档案文献编纂学课程的一大特色，这是本课程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精品课和北京市高校精品课的主要参评教学成果之一。鉴于目前全国有的高校尚未开设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课，或有的高校虽然开设了本实验课，但不够完善，本教材增加了实验课一章，将我们几十年的教学情况及体会做一些理论概括，以供各校师生借鉴、学习。

本教材是主编带领几位多年从事档案文献编纂教学工作的中青年教师共同完成的，第一章至第七章、第十三章由刘耿生执笔（其中，第二章第六节由丁华东执笔，第十三章第三节之五为雷艳玲执笔）；第十四章由李文以执笔；第十五章由闫政执笔；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由梁继红执笔。全书由刘耿生和梁继红总规划和统稿，闫政、张会超、李珍协助主编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和质量保证，付出了大量心血，感人至深，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了向学生介绍社会上各位学者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成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参考了国内的一些和本学科相关的文献资料，除脚注方式加以说明外，还在全书后列有“参考文献”，以飨读者，并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因为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刘耿生

2007年4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2	绪论	第一章
3	档案学的发展与现状	第一节
4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5	档案学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6	档案学的主要分支学科	第四节
7	档案学的研究方法	
8	档案学的学科建设	
9	档案学的未来展望	
10	第一章 档案学概述	第一章
11	第一节 档案学的概念	第一节
12	第二节 档案学的种类	第二节
13	第三节 档案学的信息特征	第三节
14	第二章 档案学编纂学概述	第四章
15	第一节 档案学编纂	第一节
16	第二节 档案学编纂的意义	第二节
17	第三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设立	第三节
18	第四节 档案学编纂的性质	第四节
19	第五节 档案学编纂的原则	
20	第六节 档案学编纂与著作权保护	
21	第三章 档案学编纂学	第五章
22	第一节 档案学编纂学概述	第一节
23	第二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意义	第二节
24	第三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设立	第三节
25	第四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性质	第四节
26	第五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原则	
27	第六节 档案学编纂学与著作权保护	
28	第四章 档案学编纂学	第六章
29	第一节 档案学编纂学概述	第一节
30	第二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意义	第二节
31	第三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设立	第三节
32	第四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性质	第四节
33	第五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原则	
34	第六节 档案学编纂学与著作权保护	
35	第五章 档案学编纂学	
36	第一节 档案学编纂学概述	
37	第二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意义	
38	第三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设立	
39	第四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性质	
40	第五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原则	
41	第六节 档案学编纂学与著作权保护	
42	第六章 档案学编纂学	
43	第一节 档案学编纂学概述	
44	第二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意义	
45	第三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设立	
46	第四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性质	
47	第五节 档案学编纂学的原则	
48	第六节 档案学编纂学与著作权保护	

第一编 方法篇

第三章	编纂选题	53
第一节	编纂选题的意义	54
第二节	编纂选题的依据	56
第三节	编纂选题的原则	61
第四节	编纂选题的类型	64
第四章	档案文献的查找	68
第一节	查找档案文献的意义和原则	69
第二节	查找档案文献的方法	72
第三节	查找档案文献的组织分工	86
第五章	档案文献的挑选	88
第一节	选材的意义和选材原则	89
第二节	选材的基本要求	92
第三节	档案文献的选本	97
第四节	选材的方法与步骤	101
第六章	档案文献的编辑	103
第一节	档案文献加工概述	103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转录加工	106
第三节	档案文献的点校加工	115
第四节	档案文献的标题	125
第五节	档案文献的编排	134
第七章	档案文献汇编内辅文的撰写	145
第一节	评述性材料的撰写	145
第二节	查考性材料的撰写	169
第三节	检索性材料的撰写	184

第二编 历史篇

第八章	先秦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	203
第一节	夏商周三代的学术文化与档案文献编纂	204
第二节	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与理论	213
第九章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	223

第一节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档案文献编纂总述·····	224
第二节	刘向、刘歆父子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与理论·····	231
第三节	萧统《文选》的编纂及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影响·····	237
第十章	隋唐至宋元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	242
第一节	隋唐至宋元时期档案文献编纂总述·····	243
第二节	刘知几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思想·····	257
第三节	宋绶、宋敏求父子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与理论·····	261
第四节	赵汝愚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与理论·····	267
第十一章	明清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	274
第一节	明清时期档案文献编纂总述·····	275
第二节	章学诚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与理论·····	283
第三节	魏源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与理论·····	289
第十二章	近代的档案文献编纂·····	297
第一节	近代档案文献编纂总述·····	298
第二节	陈垣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思想·····	307

第三编 专题篇

第十三章	回忆录、谱牒、地方志的编纂·····	317
第一节	回忆录的编纂·····	318
第二节	谱牒的编纂·····	331
第三节	地方志的编纂·····	349
第十四章	信息技术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影响·····	391
第一节	传统编纂模式的改变·····	392
第二节	档案编纂信息主流载体的转变·····	406
第三节	档案编纂信息传播渠道的开辟·····	410
第四节	档案真伪鉴别复杂程度的增大·····	417
第十五章	档案文献编纂学实验课·····	426
第一节	实验目的及要求·····	426
第二节	实验课的选题及档案材料的准备·····	428
第三节	实验内容及步骤·····	429
参考文献	·····	449

第一编

方法篇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第一章

档案文献

【本章要点】

- 解释档案概念的来源、诞生
- 介绍文献及档案文献各自的含义
- 分析档案文献的种类
- 探讨档案文献的信息特性

【关键词】

档案○《柳边纪略》○文献○档案文献○口述档案文献○文物档案文献○纸质档案文献○档案文献信息特征○信息内涵○信息形态○信息联系○信息需求

第一节 档案文献的概念

一、“档案”溯源

档案是档案文献编纂的客体。人类自从发明了文字，最初并非用于创作，从我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档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人类智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的色彩，加之书写工具的困难和稀少，

根本不可能从事著述，只能仅仅粗略地记录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以及简单的自然现象，这种记录文字，即是档案，因而历史上最早的文字材料是档案。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档案的国家之一，甲骨文档案是迄今所知商代最后的记忆，也是中华民族最初的记忆。但是，在我国清朝以前的汉文中，却没有“档案”一词，对“档案”这一物体的称呼林林总总、纷纭复杂。

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相传就出现了“档案”，“三皇”时期的“档案”称作“三坟”，章太炎先生在《检论·尚书故言》中说：“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是说春秋时代齐国管仲将“三皇”时代泰山十二家石刻内容抄录下来，即称“三坟”。

“五帝”时期的档案称作“五典”，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称：“（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安国认为“五典”即“五帝”时代形成的档案。

除了“三坟”、“五典”，《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言，上古档案还被称为“八索”、“九丘”。

关于“八索”，唐代学者孔颖达援引据传是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意为上古档案的“八索”即为“八卦”之书。

至于“九丘”，孔颖达解释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他认为“九丘”档案即中原九州之方志。

上古时代人类是否发明了文字尚存疑待证，何能产生档案？还要等待今后出土文物加以论证。就现存的古籍文献记载，《尚书》中的“书”字即是对先秦档案史料的总称，所收的《虞书》、《夏书》，当为传说中的上古档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人们的追记，其中的一些档案内容反映虞舜和夏代的社会情况。“五典”中的《尧典》开始即讲：“曰若稽古”，说明《尧典》是后人依据口述档案而写，大体可信，本档案中还有“禅让”帝位的故事，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政治局势。

上述档案部分内容在商代甲骨档案中可得到证实。如《尧典》中所谓“四方之民，与鸟兽者”，和甲骨文及《山海经》之四方名和风名合；再如“出日”、“入日”、“河宗”、“岳宗”和日月星的祭典，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可见《尧典》中的某些记载有根据，可作为档案史料信用。

古称档案为“典”，还有一个例证：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依据《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记载，认为《尧典》是殷末周初形成的档案；另有一位法国学者

卑奥根据研究《尚书》专家马融对《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那是公元前 2577 年的“二分二至所在点”，从而证实了《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五典”中的《尧典》有其真实性，其他的历史档案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性。

由于竹简的出现，商朝还将档案称之为“册”。《尚书·多士》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之句，是说周公旦讲，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册”、“典”等。商代典册，属于殷王言论和行事的记录，是商朝后期的历史档案。

西周将档案称为“简牍”或“简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的记载，是说周文王、周武王时代，他们的政绩记载在竹木上。

对于“牍”和“策”的区别，晋代学者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讲，春秋时的档案是“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注谓：“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他进而解释道：“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孔颖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简”是竹片，仅写一行字；“牍”是木板，因其宽，可并容数行。“策”同“册”，则是将它们连编成册，是谓“简牍”、“简策”。简与策用于记载国家重大政事和书写典籍，牍主要用于一般公务文书。这些含义，沿用至今日。

秦汉之时称档案为“典籍”、“图籍”。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人们称纸张档案为“文书”、“公文”。《汉书·刑法志》上有“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记载。

史称“先秦文、献不分，两汉经、史不分”，是对上述档案历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先秦时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太低，文化不发达，档案（文）和著述（献）不分，融为一体，两汉时以孔子的“六经”作为先秦的档案史料和史书。

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随着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史家们逐渐将档案和著述分开，单称档案为“文卷”、“文案”、“案卷”、“案牍”、“文牍”和“簿书”等等。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中有佳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在《筹笔驿》中亦有“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的诗句，为唐代将档案称为“案牍”、“简书”提供了例证。此后直至明代，才逐渐称档案为“案卷”，此词沿用至今，乃档案的专用名词。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我国清代以前的汉文古籍文献中出现过“档案”一词，而现代概念的“档案馆”、“档案库房”等称呼，清以前亦无。凡存放公文、典籍、史册、案卷、谱牒之类的库房，另有其他称呼，周朝称“天府”，汉朝称“兰台”、“东观”，唐朝称“史馆”，宋、元称“架阁库”，明清称“皇史宬”。

清代以前，汉字中的“档”字也没有“文字记载”或“史实记录”的含义，

更未和“案”字组合成一个词。在《康熙字典》中，“档”字按宋人王洙等所编纂的《类编》，解释为“横木框档”，意思是，用有框格的木架为工具，以存储各种书契，一格称为一档。

有趣的是，清人入关前满文中的“档”字，却已经含有现代“档案”一词的意义了。据满文档案记载，至迟在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满文中已有“档子”的发音。凡汉语中词尾一字为“子”者，满语均读为 se（色）。因而，“档色”即“档子”。其满文含义为：“役所往来文书”和“衙府所存公文”。可以理解为，满文“档子”就是今日的“档案”。

清入关后，还将保存档案的库房称为“档房”，如内阁的“档房”、内务府的“黄档房”，掌仪司和都虞司的“西档房”、“东档房”，内务府昇平署中的“档案房”等等。只有保存明清皇家档案的“皇史宬”，是清代沿袭了明代之名。

许多学者曾经考证满文“档子”是否就是“档案”，他们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结论。

近代史学家曹宗儒先生在《满文木牌及其满文老档》中，对“档子”的解释为：“形式上，‘牌子’性质属往来传递，‘档子’之性质，则属于记载。”^①曹宗儒的理解是：满族在关外生活时，使用的木质“牌子”和木质“档子”，外形上相同，上面皆有文字，但记载内容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同，“牌子”用于“往来传递”，而“档子”用于记载保存。可见，清入关前的“档子”已如今日“档案”。

另一位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清初开国史料考·二》中认为：“所谓‘档’字者，即记录档册之意义也。”他的见解比曹宗儒又进了一步，肯定了满文“档子”就是“记录档册之意义”，即现代意义的“档案”。

汉字中“案”的含义，包括“案记”、“案牍”、“案牒”、“案帙”、“案籍”等内容，涉及公文、典籍、史料、卷宗等方面。例如：

《唐书·百官志》云：“掌言二人……录所奏为案记。”是说二位掌言的史官记录下臣僚上奏的内容，称为案记。

《唐书·李抱真传》有“岁终大校，亲案籍，第能否掌责”之语。意为年终考试习射，主考官亲自查阅考生档案，以决定其名次并考核能否胜任其职责。

《后汉书·卢植传》云：“植献书规之曰：‘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

《宋史·刘恕传》云：“恕为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

^① 转引自《大公报》，1937-07-01，“图书副刊”。